

情 龙

司马沧浪 著

北方文艺出版社



第十八章 溶金手印

大厅中众人眼前一亮，不知何时一个白衫飘飘，玉树临风般的年轻人已一脸杀气，右手执着一柄寒光吞吐闪耀的短剑，正逼视着推山王孔人山。在他的身后两名企图非礼的大汉已身首离异，一腔污血洒了一地。而铁索捆绑，软穴被制的万花院二门主霍成芳却脱去束缚，正呆呆地站着，寸断的铁链已撒满在她的脚边。

“无名公子！”霍成芳返过神来，脱口而出。

“白衣神龙！”推山王孔人山见识过此子的厉害，自然相识。他惊讶之下已经站起了身子，后退一步，双掌功达，随时准备一拼。

奇星公子也慌得抽出了七星鞭，尽管双目中冤恨交织，可腿肚子却不听吩咐地微微颤抖起来。唯有奇鹏举倒没有恐惧之感，在他眼中，一个最多不过二十多岁的年轻娃娃能有多大能耐，自己数十年修为，铁掌能溶金化铁，还不足以消遣这小家伙？他踏前一步，冷哼连连，说：“你就是屡屡欺负我儿的白衣小子，今日这笔帐老夫来和你算个清楚。”

“爹。”奇星公子知道父亲不是敌人的对手，想阻挡，可其父已大踏步接近无名儿。

“出手。”他怒喝着。

“对于你这种护犊害人、叛门反主的家伙，小爷定杀不饶，不过看你年老之份，给你个机会，让你三招。动手吧。”

对于无名儿的蔑视，气得奇鹏举吼叫声声，也顾不得长者身份，双掌一搓，前后分推，热辣辣的劲气已涌向无名儿。无名儿不移不动，挺着胸膛，冷笑着。

奇鹏举见他胆敢不举掌封挡，怒骂：“小狗找死。”掌力愈强，雷奔而至。“怦”地一声，掌力似击在铜墙铁壁之上，奇鹏举连退三步。脚下数寸厚的石砖块块碎裂，他脸都变了颜色怪叫：“小狗，果然厉害，再接老夫一掌。”

“别说一掌，百掌又有何妨。”无名儿神色坦然，似乎刚才那一掌是给他挠痒一般，看得满厅众人均都惊心。

奇鹏举也不多话，提起十二成功力，展开师门绝学“奔雷十二掌”。狂飙四起，掌影乱飞，“奔雷十二掌”记记击在无名儿胸膛、双肩、后背等处。可是在众人眼里无名儿就如躲在四道坚固石壁之中，只听掌力反弹的轰隆声，不见他有一分一厘的受力移动样子。奇鹏举越打越心惊，人象泄了气的皮球，掌力也渐渐不堪起来。此刻如虎啸龙吟，无名儿扬声大笑，笑声令人血脉浮动，耳膜欲裂，他怒骂道：“老鬼发够疯了吧，也接你小爷一掌。”右剑护胸，左掌反圈拍出，看似飘飘然，一点不用劲。奇鹏举是个识货人，来掌虽说不出名目，但古怪离奇的掌势透着叫人心寒的劲儿。他后挫一步，以毕生修为，“轰”地推出两掌，声势十分骇人。可是，掌力出乎意料之外，并没有遇到任何掌力，直向大厅门口卷去，只听两声惨号，守门的两名坛勇已血肉飞溅，做了枉死鬼，奇鹏举心知不妙，还待返身……

“死！”无名儿反手一掌，出掌前他弹出一缕指风已制了敌人的软穴，此时涨红脸叫不出声来的奇鹏举宛如一只待割的猪羊，直楞楞地看着一只巨大无比的玉掌临空压下。就在这一

瞬间他后悔了，后悔听信儿子的挑动，后悔自不量力，可是……

噗地一声闷响，一颗五阳魁首直拍进脖腔内，血水四溅，尸身倒地。

就在此时，奇星公子一声不响地射出五枚毒器，身形如疯虎，举鞭猛扑过来。推山王孔人山知道如被无名儿分个斗杀，那满厅之人定然无一活命，他狂呼：“都给我上，乱刀剁了这小杂种！”说着，掌风呼啸，出手就是圆面重手法。众坛勇也狂叫着，举刀冲上，人人欲拼命制敌。

霍成芳也拣了一柄鬼头刀投入战团。大厅后发一声喊，又冲进十几只雌虎，为首的便是朱芝香。她手中晶锋乱舞，带着十多名披头散发的女刀客疯似地扑进，见人就砍。顿时大厅内惨叫狂呼，刀剑铮锵，头飞肢舞，血光乱闪。女人们一拼命真是势不可挡，一刹间已有十多名芙蓉寨的坛勇掉了脑袋。

大厅中央，无名儿独斗奇星公子和孔人山。他右手的剑并没有发出，眼光不时四扫，他是在注意朱芝香和霍成芳等人别受意外的偷袭。右手的寒铁短剑宛如栖枝饿鹰，瞪着饥渴的血眼，随时准备飞掠吞噬。他的另一只手，忽指忽掌已足够两位一老一少敌手惧怕的了。

奇星公子为人阴险，他早看出今日之局不会善了，此刻他早在动溜走的念头了。不过手中的七星银鞭仍舞得风雨不透。推山王和他不同，他是奉盟主命令带队前来灭万花门的，好不容易得手，回去定然奇功一桩，不料半途杀出了程咬金，坏了他的大事。因此，他恨不得一口吞了这小子，伤虎般势如洪峰发掌杀敌。

无名儿施展太清神步，人象轻燕在掌风里飞来飞去，不时幽灵指疾弹，吓得孔人山圈拳自保。突然他看见一名黑衣坛勇举刀砍向朱芝香的后背，朱芝香却仍在撩抵挡劈下的二把钢刀，危急万分，无名儿右腕一振，寒铁剑出击了，一首闪电，刷地撕裂了偷袭者的脖颈，狂叫倒地。死者钢刀脱手“啪”地一声恰好落在另一名坛勇的后背，此人还以为后有人偷袭，惨叫一声，反腕横削。又一具死尸倒地，这名黑衣坛勇做梦也想不到会被自己人腰斩。

无名儿伸手正想接回的剑光，奇星公子猛喝一声：“坛主快杀！”自己伏地一鞭。孔人山也是一流高手，决不会放过这等绝好机会，他双掌一吐，圆通重手法尽情化作罡风射到。无名儿急忙中左脚向侧一点，千钧一发将身躯横飘三尺，右指向寒铁剑剑尖一弹，寒铁剑削向下盘卷来的七星银鞭。左掌发出太清神功，“轰”地和圆通重手法接触。孔人山没想到无名儿突下杀手，百十年的修为刹那间如天迸地裂，移山倒海般扑来。他闷叫一声，胸脯一塌，一条血箭喷口而出……

奇星公子比孔人山滑溜，他挥鞭卷向无名儿下部，不料鞭体一轻，一道寒光又绕鞭射到，慌得他垂鞭侧滑三丈，也不回头，“嗖”地窜出正厅，象只灵鼠般越墙而逝，连其父的尸体也没顾及带去。

孔人山胸骨也打碎了，人已摇摇欲堕。他不甘心就此死去，极力提聚功力，蓦地一具黑衣尸体临空朝他飞来。他狂吼一声，抓住尸体脚脖，向无名儿扫去。

无名儿又发出寒铁剑，剑光一吞一吐，片片血影飞开，黑衣尸体已被削成一截截落到地上。孔人山疯了，双掌成爪，敞

开正面，张大嘴巴没命地扑来，想拼个两败俱亡，可是……

“咻”，轻轻地一声，短剑穿体而过，他一下子凝住了，低首望着胸前一个涌出血水的大洞，似乎有点不理解身体上怎么会出了这般大的洞。摇了几摇，咚地倒下了。一代高手，圆通重手法的唯一传人就这般茫然地死了。

无名儿猛地怒喝一声：“住手！”

喝声中赋有“倒喝沧海”的功力，振动了在场所有人的心脉，敌我双方都不由一呆，住了刀剑。众多芙蓉分坛的坛勇此刻才发现坛主等头脑儿逃的逃，死的死，眼前已落到群龙无首的境地，不由面面相视，窃窃私语，暗作打算起来。

无名儿厉声说：“尔等毁我万花门，杀我万花门人，罪大恶极，看尔等乃是受人指使，现在贼头已死，饶尔等活命，立即滚出万花门。如再敢踏进鹿儿山区一步，便叫他试试这剑的锋利。”说着手腕一振，寒铁剑如离弦滚矢，化作一道耀目的寒光，飞疾地绕厅一周，光影重新落在主人手中。

这一掷剑之术是功夫化境的至高表现，略为识武之人便能品出其中之味，数十名坛勇吓得直打哆嗦，稍胆大一些的踏前一步说：“多谢公子活命之恩，我等是否可以离开了？”

“滚！”

在万花门残存的众姐妹的刀剑之下，数十名大汉灰溜溜地垂首而出，头也不敢回地落荒而逃。

万花院中重新收拾，整顿，救死扶伤，埋尸拾残也够一番忙的。霍成芳大难不死，当然十分感激。三人一到内房，霍成芳便要拜谢无名儿。无名儿急忙拦住，说：“门主乃我义母，万花门自然是自己家中的事。霍师姐如此客套，不是把小弟当外

人看了。”

这一说，霍、朱两人都十分高兴，想不到万花门遭此大劫，却得了一位举世无双的英雄少侠，此后本门的发展就大有希望了。他们三人也不敢多停留，收拾一下，便急着赶往鹿儿山积水洞，去看望正闭关修炼的飘香仙子。万花门遭受大难，许多问题尚待门主主持解决。

鹿儿山山势陡削，势如一头仰天跃起的奇鹿。满坡的松林中有一条荒草及膝的密道，顺着此道便可到达积水洞。三人纵跳飞跃，一路不停地向山顶攀去。

刚拐过一个山口，忽听一声轻微的呻吟从道旁的松树间传出，三人互视一眼，纵入松林，只见一株高大的鱼鳞松下，躺着两个黄袍僧服的和尚。走近细看，不由大惊，居然是少林前掌门绝空法师和一个时辰前接任掌门之位的铁头罗汉觉慧法师。绝空和尚早死多时，尸身已渐渐发硬，铁头罗汉也奄奄一息，半依在树根旁闭目垂死。是谁对铁头罗汉下了毒手？要说一个少林寺的监寺武功在江湖该算上乘，当然不会败在毒仙余爱姑手中。再说铁头罗汉跑出万花院没走大道正路，拣这僻径也算相当聪明，怎么反到重伤在此？无名儿不再多虑，掌按少林和尚的背脊，一股祥和的太清气功缓缓渗入伤者的体内。

半晌，铁头罗汉深吸一口气，微微睁开无神的双目看了看四周，断断续续说：“多谢……少侠相救，老衲内腑已……已被震碎，再……再也难活。有件事想……想托少侠，望少侠千……千万答应……”

无名儿正色答：“请掌门人说来，如是正义之举，在下万死不辞。”

铁头罗汉说了一阵话，神色越见暗淡，但仍然竭力支撑着：“一个武功至高的金衣人抢走了少……少林的掌……掌门金符，玉……玉佛令。这将给……给少林带来无比灾难……，望少侠看在少林三千僧侣性命上，看在武林未来正邪之命……命运，请速……速……去……少林……”话没说完，铁头罗汉猛地握住无名儿的手，显然死得极不甘心。

武功至高的金衣人抢走了玉佛令？他是谁？为什么杀人抢令？

无名儿疑惑地沉思着。一旁的霍成芳说：“无名兄弟，不如检查一下铁头罗汉的死因，看是否能找到杀人者的线索。”

一言提醒，无名儿忙解开死者的僧衣，铁头罗汉的胸脯上赫然一只淡淡的手印，边缘还泛出淡金光彩。无名儿惊呼道：“溶金大手印！”

“什么是溶金大手印？”朱芝香不解地问。霍成芳也是同样不明不白，俩人齐齐看着无名儿，等他解释，可无名儿似乎淹没在沉思的波涛之中，一脸惊讶地发着呆。

许久，无名儿才长叹一声说：“两位可知武林百年前有位修至半仙的名号称武林至尊的怪人？”

“听师傅曾言及。”

“此人曾入武林宝库无极太古神洞，食了佛门至宝百魔千劫丸，又食了道家奇珍瑶池滴血汁。一阴一阳，一正一反使他的躯体内腑均有了巨大的变化，全身泛出灿灿金光，内功底力已显现超人迹象。此人在无极太古神洞自练了一路狂霸掌法，看似简单，但以他的内功使来，此掌法真是气象万千。一推一拍，三丈之内金光暴射，使人目眩头昏，无以对敌。而他的掌力

便会在一片金光之中无声无息地印到敌方的胸膛，取人性命，宛如随手采花。因为死者胸膛之上的清晰手印微闪金色，所以，江湖后称他这杀人奇能为溶金大手印。此人出道江湖后纵横数十年，天下无人能敌。而他性情极为古怪，从不授徒也从不出没大都大市。因此，对江湖也无甚危害。由于此人的武功已反璞归真，修至半仙所以武林为表达崇仰之情，尊他为‘武林至尊’。”

朱芝香惊道：“难道武林至尊杀了铁头罗汉？”

无名儿摇摇头说：“武林至尊数十年前早已绝迹江湖，如果此人还在已是二百余岁的奇人了，不会干出如此无理之举的。”

霍成芳反问：“那么铁头罗汉胸口的溶金大手印又何解释？”

无名儿回答：“小弟也十分奇怪，如有人练成此掌，非要食一阴一阳一正一反的神仙极品换其全身筋骨，使内功修至仙境。这类奇遇少之又少，所以小弟一时也不能想个透彻，我们不如赶去积水洞，问问义母，也许能得到解答。”

二女都点头答应。三个匆匆将两名少林名僧葬于古树之下，并在树干上刻下记号，以待今后少林僧人来收遗骨，归往少林。一切妥当，继续朝积水洞赶去。积水洞距万花院有四十余里山路，这对于凡人来说非要走上一天的时间不可，可对于这三位少林俊杰而言，无非是个把时辰的路程。转眼三人已到一片葛蔓纵横、青苔密布的陡壁前。霍成芳在前领路，掀起一方三尺高的长青叶蔓，陡壁中间居然有一道一人宽的岩隙，贴着岩壁往前走了十余丈便出现一个门户大小的洞口。霍成芳

突然惊道：“唉！洞石怎么移开了？”

无名儿走上前问：“以前洞石是关着洞门的？”

是的。”

“会不会义母已开关了？”

霍成芳也不知所以然跨入洞口，高喊着：“师傅，师傅。”

除了嗡嗡的四壁回声外，一无声息。三人均感不安。霍成芳从怀中掏出一颗很大的明珠，高高举起，一片华光使三人眼前出现了积水洞的奇离之境。这是一个地下泉奔流的溶洞，洞内就有一条狭长的水流滔滔不息地向不可知处流去。洞内阴暗潮湿，两壁长满滑腻的苔青植物。经过几道弯曲才来到一处方圆数丈的石室，室顶岩缝中透下一隙光亮。石室中央有一具石床模样的巨大青石，一旁还放着灯盏、碗盘之类的生活用品。这就是积水洞，也就是飘香仙子的闭关修练之处。可是四壁空空，根本就没有飘香仙子的人影。

霍成芳和朱芝香都急得高叫：“师傅，师傅，你在哪里——”

没有回答。

二女急得泪水直落，还在一个劲地高喊。

无名儿突然沉声道：“不用再喊了，义母已经走了。”

“你说什么，师傅走了？”朱芝香惊得抓住了无名儿的胳膊。

“是的，眼下已在百里之外，而且是被人挟逼去的。”

霍成芳急问：“你有什么证据？”

“看这壁上。”无名儿抬手朝西壁指去。

光溜溜一片石壁，细看果然有几个字，乃是用指力凌空射

击而成的：武林将灭，你们……余下的字迹消失了，出现在三人眼前的居然是一只巨大的手印，边缘正闪闪晃动着淡色金芒。三人一时都怔住了。

冷静地想一下，过程十分明了的。那个身具“溶金大手印”的奇人在路途中杀了少林铁头罗汉，夺了少林玉佛令，又闯入积水洞，飘香仙子在被迫之下只能屈服，跟随此人离开积水洞。临行时暗中发出指力，想留下去踪或者告诫来者一些什么，没想到被奇人发现了，发出“溶金大手印”将字迹溶去。也许走得匆忙看得不明，以至字迹没有全部抹去，也许此人故意留下前面数字，好让来人慑服，总之飘香仙子已被人劫走，只留下“武林将灭，你们……”六字。

飘香仙子为何被劫？劫者究竟是何人？

武林难道将临灭顶之灾？有能力倾倒武林这座千百年建筑而成的伟楼的力量，究竟从哪里发出？

天啦，这是为何？这是为何？

三人愣愣地站着，一言不发，又有什么可讲？他们仅仅是三个武林后辈，初涉江湖，可面前的难题却太大太沉，无法使人担下。岩隙间射下的光斑在两壁中西移。不知何方发出的滴水声，不厌其烦地响着，可谁也没有听见，三位年轻人象睡过去似的，不言不语地站着，宛如三尊无奈的塑像。

也许是一个时辰后，二女突然抽泣起来，先是轻轻地，渐渐泣声大起，成了痛涕。无名儿不无烦恼地叹道：“两位别哭了，好歹我们也商量商量拿个主意。”

朱芝香先开口：“师傅没了，还有什么主意好拿？”

“莫不成我们就此罢手，各走东西？”

霍成芳毕竟大几岁，擦干泪水问：“依你之见，我们该如何？”

无名儿正色道：“现在可着手的事有三件。一是处理万花门后事；二是追寻义母飘香仙子的下落；三是去少林讲叙死人丢令之事。当然最好能找到运用溶金大手印的人。可这一点如能成功，便是你我三人的死期到了。”

朱芝香不服地问：“我们斗他不过，难道你也怕这个怪物？”

“哎，为兄不能不自知之明呀。”

霍成芳说：“师妹别打岔，再听他说下去。”

无名儿继续说：“第一，万花门剩下的数十名花女乃是今后抗衡暴力的最后力量，无论如何要保存下来，所以必须离开万花院，转入地下，暗中训练，以备后用。第二，分人前往少林说明情况，由少林领头，团结白道九大门派，联合抗强。顺便密切注意门主的情况，以便乘机救援，这样安排，两位看可否？”

霍成芳说：“如此安排也好，只是我想该多分一批姐妹，乔装易容四处打探。一来寻找师傅，二来也可打探武林形势，只有了解情况方能应付对策。不如由无名儿兄弟和师妹俩人前往少林，我留下组织万花门众人转移和打探之事。”

“师姐想转移到何处？”朱芝香问。

“师妹可记得江南姑苏城内，我们有一处万仁药铺，不如我率众人分批南下，暗藏在姑苏城中，姑苏乃繁华之地，多些人不碍眼。再说，姑苏中有个江湖武林会馆，武林人物来往众多，可以方便打探消息，你们以后有事也可有个确实联络点，这样可好？”

朱芝香嘟着嘴说：“好虽好，只是万一师傅找不到，今后我们怎么办？”

霍成芳劝慰道：“事在人为，如真有万一，我们也要振作起来，才能为师傅报仇雪恨。”

无名儿也说：“霍师姐说得对极。依小弟之想，霍师姐此去江南，路途该注意青龙血旗盟会的行动，如我所料不差，劫走义母的人定和青龙血旗盟会有关。只有此盟会才大有吞下武林各派、称霸江湖的狼子野心。”

三人如此这般的在鹿儿山积水洞中秘密相谈了许久，连分几批下江南，走水路还是走陆路，今后用什么方法保持联络，传递消息等细节也一一商定，直到第二天清晨才返回万花院。

经此劫难，万花门仅剩四十六名花女，其中象随香之类的贴身心腹当然委以大任，充当小头目。四十六名花女分成三批，收拾了细软杂件，将院门封上，便一批批离开鹿儿山，租了几艘商船，沿江直下江南。他们此去路途如何，先不交待，且说本书的主角无名儿和朱芝香一行的千难万险。

七天后，风和日丽的早晨，在通往嵩山少林寺的宽阔的官道上，有两骑浑身泥汗的白马在扬尘急驰。马背上坐着一老一少，老的白须白衫，尽管泥迹斑斑，看得出经过长途跋涉，但精神十分振足，不时和年少的谈着什么。那年少的人虽清瘦、弱小，但也神清气爽，美貌非凡，看模样是父子两人，远程而来，大概是为去少林寺烧香还愿的。两骑行了多时，渐渐赶上前面一支奇怪的队伍。大约有二十多名光头尼姑，一式灰色直襟，统袜方履，轻装扎束，行色匆匆。尼姑成群结队，而且又是向少林寺和尚庙的方向赶去，不由引起路人的注意。原先赶路之人

都停下驻足观望，还纷纷议论着。

“这些尼姑背上都藏着刀剑，不会是寻和尚打架吧？”

“不会，和尚尼姑亲热也来不及，哪里会打架。”

“小心口中惹祸，离少林才几十里地，你胆敢说和尚的闲话。”

“哪里，哪里，开个玩笑嘛。”

骑在马上的一老一少也注意起尼姑来，老者神目咋张，转回头到年少的骑座边轻轻说道：“是峨嵋派的，为首年高老尼乃峨嵋掌门蓝心师太。”

少的点点头说：“我也认出来了，看她们的一脸焦急模样，莫不成峨嵋有了巨变？”

老的说：“看，她们休息了，就在前边拐弯路口的小食棚里打尖，我们不妨也去凑个热闹吧。”

“和她们打架？”

老的摇摇头说：“你千万别惹事，要知道此行我们是有要事的。”

少的笑着点点头，一勒马缰，坐骑泼刺刺急奔起来，不一刻已到了拐弯口。一杆杏黄酒旗迎风招展，芦苇编排的三间简棚，棚里棚外放置着七、八张桌子，桌边三三两两坐着行路的食客。女尼们也不进棚，也不购食，只是在食棚旁边的大树下坐成一团，打开干粮袋派人去路边河道里提了一桶水放在中间，众尼便围坐填饥起来。

食棚老板是个胖乎乎的中年男人，光秃秃圆圆的脑袋瓜子，配上一张常年开口笑的阔嘴，一看就知是个随和、快乐之人。他看见棚外走来一群尼姑时，满心以为有钱可赚了，不料

这群女尼居然喝冷水，啃干粮，真是“抠”到家了。他正失望地叹气时，忽听身后有人喊，回头一看是个形象猥琐，衣衫邋遢的老乞丐。不过别看他是个乞丐，可一进食棚就随手往桌上放了一块五两重的银子，财大气粗，老板哪敢得罪。见他有话说，忙凑近问：“你老有何吩咐？”

“嗨，我说老板你怎么放着钱不赚，这群光头尼姑每人一碗酒，你就能赚上几钱银子，为何白白放过？”

老板说：“人家出家人讲的是清贫甘苦，香火钱哪会这么容易让人赚，再说她们也不进我的食棚，你能硬往人家口袋里掏钱？”

老乞丐说：“人家不来，你就不能送去。”

“送去？我看是自讨没趣。”

“也罢，今日我老人家作东，你拣一瓮素酒送给尼姑们，钱有我付。”

“真的？”

“这白花花银子还能假？”

老板看着桌上一块五两重的银子，胖脸上已绽开笑容，一叠声地应着，转身抱了一瓮酒，拿上一竹篮碗，乐滋滋地来到群尼面前，打着哈哈说：“各位，有位老施主乐意敬佛，吩咐小的送上瓮酒，各位请用，请用。”

众尼眼皮都不抬，各自低首细嚼慢咽冰冷的干粮。

老板尴尬地说着，站了一刻，再说：“不要钱的，送吃，是送吃的呀，各位请呀。”

峨嵋掌门蓝心师太抬首注目，食棚老板只觉得两道利剑般冷冷的目光直刺过来，禁不住冷颤。蓝心师太语气极为淡

漠，她说道：“你去代贫尼谢过了送酒的施主，事佛人不喜酒菜，只求饱腹便足也，去吧。”

“哈哈，只怕以后连饱腹都难，还不如现在大嚼一顿。”

相隔七八丈，可笑声话语传来如附在耳边高喊。蓝心师太眉峰一皱说：“我道是谁，原来是你这个老要饭的，有什么不能过来说，非玩弄你的手段。”

老乞丐嘻笑一声说：“老尼姑雌威吓人，加上又穷又酸，要饭的还真不想过来。”

“你过来，贫尼有话对你说。”

“哈哈，老尼姑邀请老要饭，看来这顿饭有人付钱，银子么大可不必自己化费了。”说着收起桌上的大块银两，抓起倚在桌旁的一根黝黑的竹杖，乐颠颠地向众尼走去。

老乞丐一坐下，蓝心师太便和他轻声交谈起来，食棚另一边的一老一少此时早下马落座，叫了些酒菜吃着，那老的突然神色一变，聚精会神地凝听起来。细若蚊咬的对话，相距七八丈传到老者耳中居然十分清晰，这大概便是“天听”之术吧。以下就是老乞丐和老尼姑的一番对话。

老乞丐先问：“掌门人这次带着峨嵋精英，匆匆赶赴少林可是为少林飞柬相邀？”

蓝心师太答：“正是。”

老乞丐问：“各门派相聚少林，是否为商议半月后参加青龙血旗盟会在重阳节于泰山之颠召开的开坛立派盛会？”

蓝心师太答：“善也。”

“掌门人可知峨嵋是最后一批赶向少林的，在这之前已有武当、衡山、昆仑、崆峒、华山、天山、终南、青城、点苍、九华等

门派的要员相聚在少林寺中。这几日少林简直成了武林精华的大本营、热闹非凡呢。眼看青龙血旗盟会日渐壮大，西吞勾漏教、星宿门，北灭魔王党、黑衣邦，东扫铁剑堡、聚侠山庄，南平雁荡派、括苍门，中原又相继全歼百兽山庄，万花门和金陵白族，江南七星会，其势力宛如洪流荡涤关内关外、整个江湖。甚至连显赫武林的五台佛仙金袈裟、太阳岛主黄太极、魔音摄魂琴仙梅心星、醉仙花子奇这四杰也归附于青龙血旗门下。这黑白两个阵营于重阳在泰山相会，难免一战，谁胜谁负还难预测，但死伤累累，两败俱伤的后果定然是能猜想的。如此岂非武林精英尽失，江湖豪客俱亡的末日来临？掌门人细想是否如此。”

蓝心师太没有回答。

老乞丐继续说：“老要饭的听百偷王老骚精说：‘青龙血旗目前总坛设于五台文殊寺，该盟会共设十大分坛，二大护法，护法座下均有神兵营，这二大护法是琴仙梅心星，她属下有一百零八名群雌，组成全阴神兵营；第二大护法在海仙黄太极，属下一百另八名猛汉组成纯阳神兵营。十大分坛是：北冥分坛；南疆分坛；西藏分坛；东海分坛；芙蓉分坛；百乐分坛；铁笼分坛；江南玄妙分坛；阳山分坛和金陵分坛。正副分坛主均是江湖第一流的绝顶高手、有名人物，许多人都是原来一门一派的门主和掌门人，已经投效青龙血旗盟会，可见青龙血旗的威势。更厉害的听说青龙血旗在五台山操演一支游击营，均由二十左右的青年当杀手，幼年曾服过‘忘死丸’，人虽有些痴呆，但一身金刚不坏之皮肉，刀剑难进。再说该盟会的盟主至今不明是何等人物，只听闻此人已练成了‘溶金大手印。’”